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王"是小乙

——从卜辞中的人名"丁"谈起

曹定云

摘要：花东H3卜辞中的"口"为丁，是日名，有的是生者，有的是死者，活着的丁是尚未即位的武丁，卜辞中的王是小乙，H3卜辞的占卜主体应在小乙时代。

关键词：殷墟；花东H3卜辞；武丁；小乙

中图分类号：K8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7)01-0018-08

一、序

2005年11月19日上午，我在台湾东海大学召开的"甲骨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向与会的专家、学者，正式谈了我对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卜辞时代的看法。我认为："花东H3卜辞中的'丁'是尚未即位的武丁"，"花东420和花东480中的'丁'与'王'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人，既然'丁'是武丁，那这'王'就是小乙。因此，H3卜辞的主体是武丁即位以前的卜辞，亦即小乙时代的卜辞；卜辞的时代下限最迟在武丁早期。"[1]这一看法尽管已有多年，但向学界谈出还是第一次。由于当时在大会的讲演属汇报性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法展开，只能是"点到为止"。如今，大会已经过去，我有责任将自己的看法谈出来，以便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甲骨学界的同仁作个交待。但是，要真正讨论这一问题，还必须从H3卜辞中的人名"丁"谈起。

二、H3卜辞人名"丁"考释之歧异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卜辞中，人名"丁"是最重要的的人物之一。人名"丁"字之形体同天干"丁"基本相同，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在句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对多数读者而言不会产生混淆。因此，本文对此不予讨论。

卜辞中的人名"口"，我们隶定为"丁"，并指出此乃"日名"。关于"日名"，我在《论商人庙号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已作过详细讨论，指出"日名"是生前就有的，它代表的是该人在同族同辈中的出生次第，亦即"行第"："头一位出生者名甲，第二位出生者名乙，并依此]类推；殷时"日名"中的'甲、乙、丙、丁'，犹如后世人名中的'一、二、三、四'；若同族同辈中人数超过十，则又从'甲'至'癸'重排，并依此类推。"[2]因此，同族同辈中，可能会出现两个以上的"日名"相同者。H3卜辞中的人名"丁"，在同族同辈中的"行第"，可能是第四，也可能是第十四，甚至二十四。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同族同辈中出现两个以上"日名"相同者，属正常情况，不足为怪。正确认识这种现象，对于正确解读花东H3卜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花东H3卜辞材料公布以后，人名"丁"立即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同我们的考释，将"口"释为"丁"，并指出此"丁"为武丁[3]。但也有学者面对着"丁"而不敢释"丁"，而是要拐个弯释为别的字。以往对"丁"主要有以下三种考释：

第一、释"方"。这种释法源于于省吾先生。他在释读原子组卜辞时，将"口"读为"方"，并认为是方国名。[4]为何释为"方"？于老未作说明。花东材料公布以后，有学者从于老之说，将"口"释为"方"，并认为此乃人名。[5]

第二、释"辟"。此说出自李学勤先生。他在解读花东卜辞时说："卜辞中从未见生人称日名的，《花东》卜辞何以称武丁为丁?"又说："不管是子组卜辞还是《花东》卜辞，这里的'丁'字大多写得稍大。如大家所熟悉的，文字的圆形在卜辞契刻时每每变为方形，字形小的还容易刻圆，大一点的更容易刻方。所以，不能认为这里谈的'丁'本来就一定是方形的。……我的意见是，在子组和《花东》卜辞中谈的所谓'丁'，是与干支'丁'同形而音义都不同的字。其本来的字形是一个圆圈，'璧'字的象形初文。……字应读为'辟'，是对王

[收稿日期]2006-11-09

[作者简介]曹定云(1939—)，男，湖南衡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甲骨学与商代考古研究。

的称谓，如《尔雅·释诂》：'辟'，君也。"[6]

李先生将方形视为圆形，然后在此基础上释为"璧"，读为"辟"。经他两转三转，完全改变了字之形状，方法上是不可取的。

第三、释"帝"。此说本出于日本的岛邦男。他将殷墟卜辞第五期中用作祭名的"丁"读为"禘"。[7]花东材料公布以后，裘锡圭先生认为："花东子卜辞和'子卜辞'中指称武丁的'丁'可能应读为'帝'"。又说："……就王室来说，既然直系先王可以称为帝，活着的王作为王室以至整个统治族的最高宗族长，也应该可以称为'帝'。所以我认为子卜辞和花东子卜辞的占卜主体，那两位出自商王室的称'子'的大贵族，是有可能把时王武丁尊称为'帝'的；这两种卜辞里指称武丁的'丁'，是有可能应该读为'帝'的。当然这种'帝'的涵义跟战国时代才出现的作为比王更高一级的统治者称号为'帝'，是有明显区别的。"[8]

不管是岛邦男，还是裘锡圭先生，将"丁"读为"禘"或"帝"，于字形上并无依据；在音韵学上，裘先生自己认为也不牢靠。将其读为"禘"或"帝"主要是从字义上推测的：因武丁是"王"，"王"可以称为"帝"，故"丁"也可以称为"帝"。这种推断方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以上释"方"、释"辟"、释"帝"三种释法之产生，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庙号中的"日名"缺乏正确的认识，被"日名"这只"拦路虎"吓住了。在他们看来，"日名"是死后才有的。因此，当生者出现"日名"时，他们就不知所措：明明眼皮底下摆着个"丁"而不敢读"丁"，要拐个弯读成别的字，似乎这样就踏实些，就可以绕开"日名"这只"拦路虎"。但这样迂徊曲折，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可能曲解辞意，误入歧途。

因此，花东H3卜辞中的"口"，还是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地释为"丁"。这个"丁"就是"日名"。"日名"是生前就有的，而不是人死后才确定的。"日名"代表的是一个人在同族同辈中的出生次第，亦即"行第"。由于"日名"只用十个天干来排，故同族同辈中超过十人以上就得从"甲"至"癸"重排，由此同族同辈中，出现两个以上相同的"日名"就不足为怪。正确理解"日名"，对于释读花东卜辞，有着决定的意义和作用。

三、论H3卜辞中的人名"丁"

花东H3卜辞中，至少有两个以上"日名"为"丁"者。

第一、活着的"丁"，见之于花东卜辞大约有60余版。今择其重要，例举下。

《花东》180[H3:550]相关卜辞：

[1]甲子：丁「各」子爯囚。一

[2]甲子卜：子告丁璧眔玉？一

[3]叀黄璧眔璧？一

[4]乙丑卜：子弜壴丁？用。一二

上引第[1]辞"丁各"之"丁"、第[2]辞"子告丁"之"丁"，都是活着的"丁"。

《花东》37[H3:123+373]相关卜辞：

[3]乙卯卜：子见咱以玉丁？用。一

[4]以一鬯见丁？用。一

[5]癸巳卜：子糞，叀白璧告丁？用。

上引[3]、[4]辞中"见"读为"献"，有"进献"之义，"子"是进献者，"丁"为进献的对象，自然是生者。[5]辞中的"告丁"之"告"，也有贡纳的意思，故其中的"丁"当然也是生者。

《花东》257[H3:758]相关卜辞：

[11]庚卜：丁「今」告。二

[16]辛卜：丁曰：其告子臣人。一

上引二辞中的"丁今告"和"丁曰"之"丁"，显然为生者。

《花东》349[H3:1106]相关卜辞：

[4]□于□弜囚，乙□其丁又疾。

[19]子梦丁，亡囚？一

上举[4]辞中"丁又[有]疾"之"丁"，显然也是生者。

总之，花东H3卜辞中有一位活着的"丁"，是切凿的事实。但花东H3卜辞中，还有一位死去的"丁"，见之于花东卜辞约有十余版。今择其重要，例举如下。

《花东》236　[H3:684+1152]相关卜辞：

[3]丁卜：酒伐兄丁，卯宰，又鬯？一二

[18]己卜：家其有鱼，其并丁，永。

上引二辞中的"酒伐兄丁"之"兄丁"和"其并丁"之"丁"，应为死者，是祭祀的对象。

《花东》255[H3:754]第[1]辞：

甲寅卜：弜宜丁？一

《花东》258[H3:759+1157]第[4]辞：

囚钔于丁，鱼。用。

上举两版"弜宜丁"之"丁"和"钔于丁"之"丁"，均为死者，是祭祀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H3卜辞中生者"丁"和死者"丁"是两个人，而非一个人。因为，他们见于同版甚至同辞中，其证据如下。

《花东》401[H3:1275]相关卜辞：

[12]丙卜：丁乎多臣复西，非心于不若？佳吉，乎行。一

[17]戊卜:其𢻮豕□于丁? 一

该版第[12]辞"丁乎多臣"之"丁"是生者,而第[17]辞"其𢻮豕□于丁"是祭祀对象,是死者。这是两个"丁"见于同版之证。

《花东》34[H3:115+241+246]相关卜辞:

[4]甲辰:宜丁牝一,丁各仄于我,翌于大甲? 用。一二

[7]乙巳卜:子大爯? 不用。一

[8]乙巳卜:丁各,子爯小? 用。一

[14]乙酉卜:翌日,子乎多臣燕见丁,用。不率? 一

该版中的[4]辞"宜丁牝一"之"丁"为死者;"丁各仄于我"之"丁"为生者。第[8]辞"丁各"之"丁",第[14]辞"燕见丁"之"丁"均为生者。这是生者"丁"和死者"丁"见于同版的又一例证。尤其是第[4]辞,生死二"丁"见于同辞,足证生者"丁"和死者"丁"是两个人,而非一人。

《花东》53[H3:196+197+871]相关卜辞:

[8]戊卜:翌日己「征」休于丁? 一

[18]己卜:叀丁、子興寻丁? 一

[19]己卜:叀子興往妣庚? 一

该版第[18]辞中的"叀丁、子興"是并列的两个主祭者[生者],"寻"是祭祀动词。"寻丁"之"丁"是被祭者[死者]。这又是生者"丁"和死者"丁"见于同版同辞,是同时并存的又一例证。

生者"丁"和死者"丁"见于同版同辞的例子还有,此不一一例举。以上例子表明:这两个"丁"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人,而非一人[前生后死]。这说明,在生者"丁"的同族同辈中,至少有两个"日名"为"丁"者。此外,前举花东230中还有一位"兄丁",也是死者。此"兄丁"与死者"丁"是否为一人? 仍不得而知。若不为一人,那生者"丁"的同辈中,就有三个"日名"为"丁"者。这三个"丁"中,两位是死者,一位是生者。弄清楚这些情况,为我们推定生者"丁"扫清了道路。

四、H3卜辞中生者"丁"为武丁

H3卜辞中生者"丁",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与"帚好"、"占卜主体子"之关系非常密切,在朝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现逐一分析如下。

1.与"帚好"之关系

(一)、"丁"可以命令帚好,这见之于相关卜辞。

《花东》237[H3:685]第[6]辞:

辛未卜:丁隹好令从「白」或伐卲? 一

该辞记载的是殷代早期,殷王朝征卲之事。"丁隹好令"是"丁隹令好"之倒装句,意即命令帚好去征伐卲方。可见帚好听命于丁,是丁麾下一员重要战将。

(二)、"帚好"有事,必报告于"丁"。

《花东》286[H3:864]第[30]辞:

壬卜:帚好告子于丁,弗□? 一

(三)、"丁"命令"子"和"帚好"。

《花东》475[H3:1467]相关卜辞:

[4]乙巳卜:又夆,叀之畀丁耳五? 用。一

[8]辛亥卜:丁曰:余不其往,毋遣? 一

[9]辛亥卜:子曰:余□壴,丁令[命]子曰:往眔帚好于受麦,子壴。一

该版第[8]辞中,"丁"自称"余",这种口吻接近于"王"者,可见非一般。

该版记载的可能要去受地收获麦子。丁曰:"余不其往",意思是"我不能去"。而子曰:"余□壴",意思是"我能去"。于是,丁命子曰:"往眔帚好于受麦",意思是丁命令子去的时候带上帚好一块儿去受地收麦。看来,"丁"对帚好非常重视,她去了"丁"才放心。

(四)、"子"同时向"丁"和"帚好"进献礼物。

《花东》26[H3:86]相关卜辞:

[5]甲申卜:子其见帚好☐? 一

[6]甲申卜:子叀豕殁眔鱼见丁? 用。

该版记述的是"子"在同一天同时向"帚好"和"丁"进献礼物之事。向帚好进献的礼物因辞残而不详;向"丁"进献的是击死的豕和鱼。这里有两点须注意:第一、"子"的地位在"丁"之下;第二、"丁"和"帚好"关系密切。

从以上的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帚好是"丁"手下一员战将;"丁"对"帚好"最放心,重要的事总要派她去。他们关系密切,距离很近,"子"能在同一天向他们进献礼。

2.与占卜主体"子"之关系

我们曾经指出:"H3占卜主'子'应是沃甲之后这一支的宗子,而沃甲又可能是祖乙之配妣庚所生。由于占卜主'子'称南庚为祖庚,故占卜主体'子'与武丁应是同辈之人,是武丁远房的堂兄弟。"[9]他与"丁"的关系又如何呢? 下列卜辞可以提供参证。

(一)、"子"有事要告"丁"。

《花东》391[H3:1246]相关卜辞:

[10]甲午卜:子乍玉,分卯,其告丁若? 一

[11]甲午卜:子乍玉,分卯,子弗告丁,用若?

该版记载"子乍玉"之事。殷墟之玉,大多是

外地进贡的。殷墟帚好墓中的玉,经检验多属新疆和田玉。"分卯"是将玉材剖开,这是治玉的第一道工序。治玉是当时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子卜问,这件事要卜要告诉"丁。"可见"丁"的权力和影响之大。

《花东》80[H3:264]第[1]辞:

癸卜:子告官于丁,取田?一

《花东》211[H3:624]相关卜辞:

[1]辛卜:子其告行于帚,弜以?一

[2]弜告于丁?一

该版之辞实在微妙而又意味深长。"子"出行这件事,问其告诉"帚"[帚好],而不必告诉"丁"。说明在"帚好"与"丁"之中,告"帚好"就可以了。这又道出了"丁"与"帚好"之间的亲密关系。

(二)、"子"畓"丁"。第三节所举《花东》180中"子畓丁璧眔玉"已是例证;该节所举《花东》37第[5]辞"叀日璧畓丁"亦为其证。此例较多,不一一例举。

(三)、"子"见"丁"。"见"有进献之义。"子见丁"就是子向丁进献献礼物。花东此类卜辞较多,略举如下。

《花东》490[H3:1492]相关卜辞:

[1]己卯:子见咱以璧玉于丁?用。一

[4]己卯:子见咱以玉丁?永用。一

《花东》202　[H3:609]相关卜辞:

[7]庚卜:子其见丁□以?用。

[8]庚卜:子其见丁卤以?二

这也是一版非常重要的卜辞。卤即盐卤,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之物,且安阳本地不产,当为外地进贡。该版记述了"子"向"丁"进献盐卤之事,说明"子"对"丁"非常敬重。

(四)、"入……于丁"。"入"有贡纳之意。"入……于丁"也就是向丁进行贡纳,请看如下卜辞。

《花东》90[H3:299]正　相关卜辞:

[5]乙卜:壴丁以玉?一

[6]玉㝓其入于丁,若?一

该版记述的是子向丁贡纳玉石之事。类似贡纳之辞还见于《花东》99、223、320等,兹不繁举。

(五)、"丁令子"。前举《花东》475第[9]辞"丁令[命]子曰:往眔帚好于叟麦",即为其证。又如《花东》275[H3:816+1221]相关卜辞:

[3]辛未卜:丁[隹]子[令]从白或伐卲?一

[4]辛未卜:丁隹多㞢从白或伐卲?一

该版所记为丁命令"子"伐卲之事。受命伐卲的还有妇好,前文已有记述。

(六)、"丁畀子……"。"畀"有赏赐、给予之意。这是上级对下级的关爱或奖励。请看下面卜辞:

《花东》410[H3:1290]相关卜辞:

[1]壬卜:在龎,丁畀子圉臣?一

[2]壬卜:在龎,丁曰:余其畓子臣?允。二

圉臣,战争中的俘虏或奴隶。"丁畀子圉臣",是丁赏赐给子俘虏或奴隶。这应是"丁"对"子"奖励。

3.生者"丁"之地位和作用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生者"丁"可以命令"子"和"帚好",地位显然在"子"和"帚好"之上。而且,卜辞记述,他亲自率军征卲。

《花东》449　[H3:1387]即为其证:

[1]辛未卜:白或爯册叟,丁自正[征]卲?一

[2]辛未卜:丁弗其以白或伐卲?一

"伐卲"之事是当时的一件重大军事行动。"丁"不仅命"子"和"帚好"伐卲,而且还亲率大军进行征伐。可见,此"丁"已是军中统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众所周知,殷代占卜中,作贞问的除专业的史官[贞人]之外,就是"王"或地位甚高的大臣。而"丁"却可担当此任。

《花东》446[H3:1379]第[8]辞云:

乙卜:人𠦪,丁贞:又□?一该辞中的"丁贞"之"丁",并非天干"丁",而是人名"丁"。"丁贞"如同"子贞"一样,是"丁"在进行贞卜活动。可见,"丁"之地位已接近于"王"。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此"丁"非武丁莫属。因为,只有武丁,才有可能凌驾于"帚好"和"子"之上,才可能命令和指挥他们,才可能与"帚好"保持那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在相关的《花东·释文》中,对这种关系作了充分的表述。之所以《释文》中未点明 武丁 ,是由于我与刘一曼先生在对待"丁"的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刘一曼先生认为是已经即位的武丁,而我认为是尚未即位的武丁。如今,不少学者认识到,活着的"丁"应为武丁,[3]这与我们并无分歧。只不过我认为,此时武丁尚未即位,则是一个重要突破,它为我们讨论H3卜辞中的"王"提供了依据。

五、H3卜辞中的"王"是小乙

H3卜辞中有两版涉及到"王",即《花东》420、480。《花东》420和480是完整的大版龟甲,辞意多而完整,为考查"王"与他人之关系提供了依据。现逐一例示并分析如下。

《花东》420[H3:1314]相关卜辞:

[1]甲辰卜:丁各仄于我? 用。一

[2]甲辰:宜丁牝一,丁各仄于我,翌日于大甲? 一二

[3]甲辰卜:于祖乙岁牢又一牛,叀□? 一

[4]庚戌卜:隹王令[命]余乎燕若? 一

[5]壬子卜:子丙 用,□各乎[ ]? 一二

该版共五辞,涉及的人物有死者"丁"、生者"丁"、"王"、"子丙"和占卜主体"子"[即第[4]辞中的"余"]。以上五辞辞意清楚明白,在专门研究甲骨的学者来看,不应成为问题。可能会有某个学者提出:"丁各仄于我"之"丁"不是人名,而是天干"丁",理解为"丁日各仄于我"。这样的理解是否可行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各"是动词,有"进入"之意。"各"前面一定是人名,这在甲骨卜辞、西周金文中有充分的证据。今引征如下。

《花东》288[H3:865]相关卜辞:

[7]甲午卜:子 不其各? 子占曰:不其各,……

[8]甲午卜:丁其各,子叀 玉 丁? 不用。……

上引第[7]辞"子 不其各"之"子",就是H3占卜主体"子",他是一位活着的重要人物。因此,第[8]辞中"丁其各"之"丁"自然也应为人名。并且由于他的到来,"子"将玉献给了他[丁]。

西周金文中,"各"字之例就更多了。我随便统计了一下,起码有76条之多。今择引数例以说明之:

《应侯见工钟》:"唯正二月初吉,王归自成周,……辛未,王各于康。……"《集成》1.107—8[10]

《七年趞曹鼎》:"唯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宫,旦,王各大室……"《集成》5.2783

《大克鼎》:"……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 位 ……"《集成》5.2836

《楚簋》:"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各于康宫……"《集成》8.4246

《 簋》:"唯正月甲申, [荣]各,王休赐其臣父 玉祼……"《集成》8.4121

以上辞例证明:凡"各"前面均为生者,而且是地位很高的人,不是"王"就是地位很高的大臣。我尚未见到一例"各"字前面直接为"天干"者。因此,《花东》420中"丁各"之"丁"肯定是人名,这个"丁"就是武丁。

现来看"丁"和"王"的关系。该版第[4]辞中有"唯王令余乎燕若?"这个"王"与"丁"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既然"丁"是武丁,那这个"王"就不可能再是武丁,而应是武丁之父时王小乙,非他莫属。

再看《花东》480 [H3:1472]相关卜辞:

[1]丙寅卜:丁卯子 ,子 一, 九? 在 ,来 自 。一二三四五[11]

[2]癸酉卜:在 ,丁弗 祖乙 ? 子占曰:弗其 。用。一二

[3]癸酉:子 在 ,子乎大子 丁宜,丁丑王入? 用。来 自 。一

[4]甲戌卜:在 ,子又[ ],子 丁告于 ? 用。一二

[5]甲戌卜:子乎 , 好? 用。在 。一

[6]丙子:岁祖甲一牢、岁祖乙一牢,岁妣庚一牢? 在 ,来自 。

我们在《释文》中指出:"本版卜辞中有'王'、'太子'、' 好'、'子[H3占卜主体]'、'丁'等,可以说殷代早期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都在该版卜辞中出现。这对于H3卜辞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确实如此。该版卜辞内容是整个H3卜辞内容的灵魂和核心。正确解读该版卜辞,就找到了正确解读H3卜辞的钥匙。该版卜辞中的生者"丁"见于第[1]辞[丁]、第[2]辞[丁弗]、第[3]辞[丁宜]、第[4]辞[子 丁告于]。以上四版中的"丁"是同一个人,是此次祭祀活动的主持者;"子"是这次祭祀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关于"太子",我认为:"很可能不是小乙之子,而可能是阳甲、盘庚、小辛之子,是他们兄弟辈中的年长者,并称为'太子'[大子]。这个'大子'有可能是预定的王位继承人"[12]从卜辞的内容分析,这次祭祀活动与"丁"和" 好"都有关系:第[3]辞"子乎大子 丁宜",是为丁禳祓灾祸,丁既是这次祭祀活动主持者,又是这次祭祀活动的受益者。第[5]辞" 好"是 好生子之事,这次祭祀活动应与 好生子有关。这次祭祀活动的最终祭祀对象是祖甲、祖乙和妣庚。他们也是整个H3卜辞中最敬重的三位先祖。《花东》480中的生者"丁"是十分清楚的,它在第[1]、[2]、[3]、[4]辞中均有最清楚的记载。第[2]辞中"丁弗 "之"丁"或许有学者认为是"天干"。其实," "为祭祀动词," "前均为人名。下例卜辞可以为证:

(1)《合集》22630:乙亥卜,尹贞:王 大乙祭,亡 ?[13]

(2)《合集》22698:丙申卜,旅贞:王 丙 ,亡 ?

(3)《合集》22763:庚辰卜,尹贞:王 大庚 ,亡尤?

(4)《合集》35082:甲申卜,贞:王 小乙 ,亡

尤?

有关“宜祭”卜辞辞例相当的多,今不繁引。这些辞例表明,“宜”前均是人名[生者],而且是地位很高的人。上举卜辞中“宜”者均为“王”。因为,只有“王”或地位很高的人,才有资格主持祭祀。《花东》480中“丁弗宜”之“丁”,自然也是地位很高的生者。

上举《花东》480第[3]辞“子乎大子钔丁宜”之“丁”也许有学者认为是死者[祭祀对象]。其实不然。祭祀动词“钔”之后有两部分:一是为谁举行“钔”祭,即“钔”祭的受益者,此人当为生者;二是“钔”祭对象,即“钔”祭于谁,此人大多为已死的先祖。这种“钔”祭的行文格式表现“钔□于□”。例如:

《花东》56:辛丑卜:钔丁于祖庚至……

《花东》163[1]:庚午卜:在[illegible],钔子齿于妣庚……

《花东》181[20]:辛卜:其钔子而于妣庚? 一

《花东》478:乙卯卜:其钔大于癸子……

也有省略为“钔□”的,如:

《花东》3[9]:庚卜:弜钔子而[illegible]? 一

上述辞例中的“子而”、“大”显然是生者,无须多论。

根据以上事实,《花东》480中“子乎太子钔丁宜”之“丁”当为生者,是这次祭祀活动的受益者[是为他而举行的钔祭]。而他的受益似乎又与帚好生子有关。这又引出了“丁”与“帚好”之关系。所以,此“丁”应是武丁,因武丁与帚好是夫妻关系,该卜辞中所记述的恰好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释。

同《花东》420一样,《花东》480中的“丁”与“王”也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人,尤其是第[3]辞“丁”与“王”同时出现,是同时并存的铁证。既然“丁”是武丁,那此“王”必为小乙,没有任何游移的余地。帚好将要生子,这是一件大事,作为当爷爷的小乙自然要来,所以“丁丑王人”。这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个将要出生的婴孩,如果未夭折的话,很可能就是“孝己”。

总之,H3卜辞中的“王”是小乙。这为我们进一步推断H3卜辞时代奠定了基础。

六、H3卜辞主体是小乙时代的卜辞

关于花东H3卜辞时代,我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花东H3是1991年秋发现,当年10月开始清理,1992年6月1日全部清理完毕。1993年,安阳工作队发表了《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以下称《简报》][14],对花东出土的甲骨和其他遗物,作了简要的报导。由于此时甲骨尚未清理,对于H3时代的判断只能是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的陶片。《简报》指出:“这个甲骨坑根据地层关系和共存陶器判断,属殷墟文化一期,从坑中所出的一些卜辞涉及的人物、事类来看,属武丁时代。”[14]在当时情况下[甲骨尚未整理],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基本上是可以的,我也是相信的。因为,地层关系和出土陶器,是判断遗物、遗迹年代的重要依据。

1998年夏,花园庄东地甲骨的整理正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我开始参加了这一项工作。这年秋天,我重返安阳,和刘一曼先生一道,着手整理这批甲骨。而在此前,我基本上没有接触这批材料,更谈不上对它有多少了解。而刘一曼先生虽然亲自发掘了这批甲骨,但当时对这批甲骨只作技术性处理[清洗、粘对、缀合、墨拓]。这些工作大多由他人进行,刘先生只作指导,而她还担负着繁重的田野发掘任务。所以,她实际上也来不及对这批甲骨作深入的研究。正式工作开始后,立即面临着19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纪念会,我们必须准备文章。为此,匆匆忙忙从中抽出24片,分头进行考释和研究,赶出了那篇《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以下称《选释》]。[15]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我们对H3卜辞的特征、性质、“子”之身分和地位、H3卜辞时代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其中的不少观点,现在看来也是对的。但由于当时未能审视全部甲骨资料[时间不允许],因而在卜辞时代的判断上,认为:“花东H3卜辞的历史时代,上限在武丁前期,下限或可到武丁中期。”[15]这个结论基本上是《简报》结论的具体化,实际并未前进多少。

19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我们的整理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此时,也只有在此时,我才对H3这批甲骨有了真正的了解,感觉到它在字体、文例、行款、钻凿形态等方方面面的原始性;感到卜辞中有两个“丁”,即活着的“丁”和死去的“丁”;感到“日名”是生前就有的;感到“王”与生者“丁”不是同一个人,生者“丁”应是武丁,“王”是小乙。对于这些问题,在整理后期,我与刘一曼先生多次交换过意见。对此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她与我有同感。但她认为“丁”是已经即位的武丁,不同意我提出的是尚未即位的武丁。我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终未能达成一致,但我在相关《释文》中,这种看法仍有所表露。如《花东》480《释文》云:“卜辞中有‘王’、‘太子’、‘帚好’、‘子’[H3占卜主体　]、‘丁’等,可以说殷代早期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都在该版卜辞中出现。”这里

提的是"殷代早期"，而不是提"武丁早期"。这是有意绕开了武丁，将 H3 卜辞时代指向了武丁以前。由于我们二人在此问题上未能统一，故在《花东·前言》中，仍然维持着《选释》的观点："花东 H3 卜辞的历史时代，大体上相当於武丁前期"。

通过对《花东》420、480 卜辞内容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白：H3 卜辞中的生者"丁"是武丁，"王"是小乙。此时的武丁尚未即位。这就意味着，H3 卜辞是小乙时代的卜辞，而不是武丁时代的卜辞。

H3 卜辞中，有关"丁"和"子"的记载相当多。这里的"丁"有生者"丁"和死者"丁"，有关的记载都应在武丁即位以前。H3 占卜主体"子"与以前"子组卜辞"之"子"是不同的两个人。[H3 占卜主体]"子"与生者"丁"关系十分密切，可以看作同时代活动之人。那么，H3 卜辞中有关"丁"和"子"记载的卜辞究竟占了多少呢？我作了一下统计。为了真实地反映问题实质，本文只统计《花东》1 至 502 片，因为 502 片 之后是小片，可不予考虑。而《花东》1 至 502 片中，反面纪事刻辞有 49 片，因不记人物活动，也不考虑；另有 432、433、434 为小片，也不考虑。这样，实际有效的片数为 450 片。在此 450 片中，有"丁"和"子"所记之片数是多少呢？今将结果列表如下。

人名		出现片数	不重复片数		百分比
丁		93		93	20%
子	子	217	145	174	39%
	子贞	26	9		
	子曰	5	1		
	子占曰	37	9		
	子祝	29	10		
	子令	8	0		
总计				267	59%

这里须要说明的是所谓"不重复片数"：即以前面统计的为标准，凡后面人物出现的片号在前面已经出现就不再统计。这样统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复，能较真实地反映百分比。

根据上表可以看到，在统计的 450 片中，有关"丁"的记载是 93 片，占统计的 20%；有关"子"的记载是 174 片，占统计的 39%。二者合计为 267 片，占统计数的 59%。这表明：有关"丁"和"子"活动的卜辞占了 H3 卜辞的半数以上。

还有一种情况须要指出：H3 卜甲中，有不少是被刮削的。这些被刮削的卜甲，朱歧祥教授统计是 129 片，[16]而我统计的是 132 片。[16]此中，基本被刮削干净的有 70 片。此 70 片中已看不出任何人物活动，亦应当在排除之例。这样，统计中真正有效片数为 380 片[450—70]。而有关"丁"和"子"活动之片数为 267 片，占统计有效片数的 70%，而其他与"丁"和"子"有关联的人和事之卜辞尚未在考虑之中。

以上统计数字表明：有关"丁"和"子"记载之卜辞占了整个 H3 卜辞 70%以上。"丁"和"子"是关系十分密切的同代之人，而"丁"此时尚未即位。因此，我认为：H3 卜辞主体应是武丁即位以前，即小乙时代的卜辞。自然，卜辞的时代和王位的交替不会等同，此中难免会有个别的武丁即位以后的卜辞[按：目前无法确指]。为慎重起见，我又认为：H3 卜辞的时代下限最迟在武丁早期。

既然 H3 卜辞主体是小乙时代的卜辞，那与《简报》中将花东 H3 定在武丁时代是否"矛盾"呢？我认为：基本不矛盾。因为，H3 坑的时代，是指 H3 埋藏甲骨的年代，而不是坑中甲骨卜辞契刻的年代。H3 坑的年代与 H3 坑中甲骨卜辞的年代 ，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坑中甲骨契刻年代自然大多早于坑之年代，这完全是合于情理之事，更何况武丁即位以前与武丁即位以后相距充其量也就是一、二十年 。很难设想，卜辞契刻以后会立即埋藏。所以，小乙时代的甲骨卜辞在武丁时代埋藏，亦在情理之中。

七、结语

1998 年，在安阳召开的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大会上，我曾经说过："从理论上讲，武丁以前之卜辞应当有一定的数量，但目前就是找不出来，这可能与我们整体的学术水平不高有关。武丁以前卜辞很可能与武丁卜辞混杂在一起了，如今要将它们重新分辨出来，有着极大的难度。而解决这一问题，正是目前甲骨学界的难点之一，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然而，事物总是会要冲破重重困难向前发展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深信，甲骨学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日，不会太远了。"[17]七年过去，"预言"成为现实。我终于在花东 H3 中找到了武丁以前的卜辞，真是"天遂人愿"。小乙时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这无论对于甲骨学的研究，还是对于商史的研究，都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花东 H3 甲骨之发掘，主要是刘一曼先生主持的。她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发掘工作科学而又严谨，为这批甲骨资料的整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无私心，主动提出和我一道整理这批资料。她对科学事业挚着地追求，对自己看准的事儿，从不轻言放弃。从《小屯南地甲骨》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我们之间长期合作，互相支持。工作中，我们也曾为某一具体的学术问题而争论过，有时甚至非常激烈。但，那是公事。在整理花东 H3 甲骨后期，尽管我们对卜辞中的"丁"有不

同的看法,但合作一直是卓有成效。《花东》在世人面前交了一个圆满的答卷,就是我们真诚合作的最好见证。在本文就要搁笔之际,我要对刘一曼先生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她对我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敬意!

(该文曾发表于《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上,因受篇幅限制,作了过多的删节。同时,原文完成于 2005 年底,现已一年多,有几处小的地方作者作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全文发表,供广大读者参考。——作者)

[参考文献]

[1]曹定云,刘一曼.1991 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发现与整理[A].东海大学中文系中华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系列第十二次会议.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5.

[2]曹定云.论商人庙号及其相关问题[A].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0.

[3]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的"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又朱歧祥.阿丁考——由语词系联论花东甲骨的丁即武丁[J].2004.

[4]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刍[M].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5]常耀华.子组卜辞人物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3.

[6]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5).

[7]温天河,李寿林译.殷墟卜辞研究[M].台北:鼎文书局.1975.

[8]裘锡圭."花东子卜辞"和"子卜辞"中指称武丁的"丁"可能应读为"帝"[A].黄盛璋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C].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

[9]刘一曼,曹定云.再论殷墟花东 H3 卜辞中占卜主体"子"[A].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考古五十周年论文集[C].考古学研究之六,待刊.

[10]殷周金文集成释文[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

[11]《花东·释文》该版第【1】辞原标点,欠妥。现以本文标点为准。

[12]曹定云.三论殷墟花东 H3 卜辞中占卜主体"子"[A].2006 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待刊.

[13]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 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J].考古,1993,(6).

[15]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99,(3).

[16]朱歧祥.殷墟花东甲骨文刮削考[A].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华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系列第十二次会议: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5.

[17]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A].考古学集刊[C].北京:文物出版社,187.

Wang in H3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Unearthed in Huayuanzhuang East of Yin Ruins is Xiaoyi – A Talk about the Name Ding in Oracle Inscriptions

CAO Ding-yun

(*Archa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In H3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口 means either the living or the deceased. The living ding is Wuding who was on the way to the throne at that time and wang is xiaoyi. As can be seen, the subject in H3 is supposed to be in Xiaoyi Period.

Key words: Yin Ruins; H3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uding; xiaoyi